

Romance 小说馆 014



緣心戲

with:
天行獄

ROMANCE
残心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残心缘/狱行天著. —阿图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2004. 1

(罗曼史小说馆. 第2辑/赵小丹主编)

ISBN 7 - 5374 - 0492 - 5

I. 残… II. 狱…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7129 号

丛 书 名	罗曼史小说馆(第二辑)
主 编	赵小丹
本册书名	残心缘
作 者	狱行天
出 版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出版社
发 行	新疆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升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8
字 数	10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 - 5374 - 0492 - 5
定 价	120.00 元(全 8 册)





楔 子

这是一座古老的和式庭院，幽静的回廊上身穿和服如玩偶般伫立不动的仆人，枝繁叶茂的樱花树下表演般展现娴熟的烹茶技艺的茶艺师，和室内练习书道的书法家、花道家。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独自进行中。

人偶净琉璃是日本传统的民间艺术，用三弦琴伴唱的说唱曲艺。

清脆悦耳的琴弦铮铮穿花度林，随着说唱者的声音散落在原本安静恬然的庭院中。

袅袅的茶香，幽幽树木所散发的馨宁之气，远远地随着笔墨的味道一同汇聚到观赏文乐（人偶净琉璃）的人周身八面。

一个身穿黑红两色和服的女子躺在地上，身下铺就的榻榻米上还垫了一个银丝蓝锦缎的软垫，她的头微微抬起，右臂弯曲托着头。随风飞扬的发丝中泄出两道若幽魂般邪魅妖惑的眸光，而那眸子的颜色竟然是一只黑，一只黑紫。

她的身旁，还蜷缩着一只西马拉雅猫。



“咚——咚——咚……”十六声雄浑有力的鼓声从远处传来。

鼓声一响，正在表演的艺人不用招呼，就向卧在软垫上的女子伏地行礼，然后无声无息地撤离这个房间。

那女子依然沉浸在美妙的歌声和她的思想中。

接着另一阵像小鼓一样紧凑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一个男子手里拿着一张小几放在女子的身旁，然后六个服装相同的女子手里捧着托盘、点心与茶一样一样地摆在桌上。

摆茶点的仆人都退了下去之后，一名身穿武士服的男子站在红木门廊外，似乎有话要讲却又不敢放肆似的。

“是李斯凇么？”那女子眼睛微微地眯了起来，却并不正眼去看来者。

“是。您要找的人来了。”那被称做李斯凇的男子走到和室的门口，跪坐了下来，等候进一步的吩咐。

她不言语，缓缓地捏着杯子，悠闲地品了一口茶，似赞赏地说：“今天的茶比以往的要好。你也来喝一杯吧。”

李斯凇双手撑在大腿的上面，头利落地向前一点，然后挪进和室，坐在女人的对面。

她的手在茶杯上转了两圈，双手敬向李斯凇。



李斯凇接过茶杯,单手托住后,将茶杯在掌中也转了两圈,然后再用手扶住杯饮干杯中的茶,而后,敬礼般地鞠躬以示谢意。

那名女子却不将一切看在眼里,兀自合眼说:“让她进来。”

“是。”李斯凇挪出和室后站了起来,对外面的人作了一个手势。

不一会儿,一名华丽着妆的时髦女子哆嗦着跪在地上,挪进和室里。整个身子都缩在地上不敢抬头,那一头艳红的长发与米色的塌塌米极不相称。

“是樱子么?”那女子依然合着眼。那带着迟疑有些悠长如歌的声音,有一种不被察觉的阴森之感。让听的人寒毛倒竖。

“是,主人。”樱子抖声说。

“知道我让你来是为了什么吗?”她悦耳的声音再度响起,没有半点指责的意味。

“主人有什么吩咐,我一定全力去办。”樱子贴在手背上的额头已经冒出许多冷汗了。

“去旅行吧樱子,带着你赫赫有名的丈夫。等我让你回来的时候,就是好戏开场的时候了。我做梦都在等那



一天的。”那女子的声音甜美有如梦呓。

“遵命。”樱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这么提心吊胆。

“去吧。”这是散场的声音了。

香风飘拂，余音绕耳，伊人何在？

当樱子怯怯地抬起头时，那银丝蓝锦缎软垫上只有一件黑红相间的衣裳还散发着独特的香味，她逃也似的离开和室。

屋外云霭弥漫是傍晚的雾气，还是趋不散的妖气。人偶一样的侍女，树下的烹茶女子，其他房间里的人，统统消失的无影无踪。

一阵劲风掠过脖后，她再也无法顾及姿态而大步飞奔离开，走的越远越安心。

就当是一场将醒的噩梦。



1

肩膀的责任是承担,而他所要承担的东西是否太重了?

他不在乎,他根本没有时间在乎也……不敢让自己闲下来。一旦他的思想主导了他的意志,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意志主导思想,那么他或许会变成一个令他自己都觉得陌生的人。

父亲已经不再是当年叱咤风云的领袖了。他病了,是精神方面的问题。而他的病一部分是他自己造成的,因为他这辈子只做错过两件事情,而这两件事凑巧都与女人有关。

一件,不该认为他的妻子背叛他,而在事实还没调查清楚之前就先拒绝了承担这种羞耻的后果,是他亲自逼死了自己的妻子。就在不久之后,一切水落石出他却追悔莫及了;另一件,那就更错了。他不该把对前妻的愧疚转嫁给现任妻子,让这个坏女人为所欲为。他笃信这个女人是前妻的转世,他献出一切的同时也甩掉了心灵的枷锁。



父亲——用男人的眼光看他是懦弱的。但作为自己的父亲，他能进一步的理解。所以他沉默，对一切都保持缄默。成全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为自己开脱的心愿。可他还是忍不住去恨，恨那个女人，也就是他的继母。恨她为什么只有一张与他生母几乎一模一样的脸，却没有他母亲那样柔慈的心。

这一切都已经无所谓了。只要那个女人别再来滋扰他的生活，他可以为了父亲将她视做透明。可是……

往事在他身上烙下的伤疤已经无法抹去了，他仍然忍耐，不然，就去死吗？

他讨厌工作，很想时时放自己的假，哪怕窝在床上看看画册也不错。可是，他的父亲已经神智不清楚了，他不承担家业，难道要把所有一切都安在妹妹身上吗？

那可是够疯狂的举措。他相信他的妹妹有办法在一天之内将公司当作赌注输掉十次，而得手的家伙一定是他最得力的助手，那个有本事把任何人搞得要疯掉的藤野秀一。

他没有选择了，还是让意志继续主导思想吧。

“哥——”黑川夕舞不敲门就直接撞进总经理办公室。



“滚出去。”他咆哮，这不是第一百零一次了，而是第一千零一次了！为什么他的妹妹和那个家伙总是不懂敲门，难道被他器重和信任就可以不尊重他吗？

“喔。等我出去的时候顺便再敲一下好了。”夕舞扁扁嘴巴，直接坐到那张看起来很拽的办公桌上，兴奋地扯着嗓子说，“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敢打赌你听了之后绝对可以松一口气，可你要不要听呢？”

“废话。”看在有好消息的份上他就再放她一马。黑川十夜习惯地皱皱眉头，摆了个有屁快放的姿势。

“那个女人今天滚蛋了，去了意大利，我敢打赌，她准是喜欢那里的男人总爱摸女人的屁股。”她尖酸的挖苦至少把她自己逗乐了，染着十种颜色指甲油的手指头恨不得把那个女人掐死。

“就这样？”他语气微微缓和了许多，这就表示他对这个消息很满意。这的确是个好消息，每天为了躲避他们的继母而早起晚归的日子终于该告一段落了。

“和爸爸一起。也许她会用手段折磨爸爸，让爸爸……”她抿起两片红唇，食指在下巴处划着圈圈。

“你以为她跟你一样蠢吗？”十夜冷哼声截断夕舞那没有一点根据的揣测。他倒真希望那个女人能给他一点



小小的把柄，那样他就可以把她踢出黑川家的大门了。

“为什么不可能。”她反驳地问，一双骨碌乱转的眼睛一霎间瞪得圆溜溜的。

“有爸爸在的一天，她手上就始终握着一张王牌。爸爸爱她，也许不是爱是对我们死去母亲的赎罪。难道你希望爸爸让悔恨折磨一辈子么？他这样做其实是爱我们妈妈的一种表现。”他疲惫的声音被压低了之后才陈述出这样的事实。

“哥，你这样说也无法安慰我。难道两个女人有同样的脸，你们男人就认为她们是一个人吗？我觉得你们好可笑，也好可恶。”夕舞倔强地扬起下巴，轻蔑地瞟了他一眼，这一眼，就让她忍心不再说什么了。

“咚咚。”一阵中规中矩的敲门声打断两人的对话。

“进来。”十夜瞥了一眼大模大样坐在他桌子上的妹妹，很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哎哟，哎哟，我知道了，下次我一定先敲门，等大哥你允许之后再进来。”夕舞受不了地跳了起来。

秘书南井站在门口微笑。

“南井有什么事，快说。”十夜就当没听见头顶那阵雷声。



“是！总经理，您和企化部的夕舞经理是不是要去机场，我让司机给您备车吗？”南井温和的声音根本听不出她是个结婚好几年的女人。

“去机场做什么？我爸爸他们已经坐私人飞机走了。”夕舞迷惑地看着南井。

“不是的，今天是沈小姐抵达日本的日子，飞机还有一个小时就要降落了。”南井仍旧微笑。

“沈小姐是谁啊？”夕舞看看她，又看看十夜。

“谢谢你，南井，让司机备车，我们马上就到。”十夜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显然他将这件事完全抛在脑后了。

“好的。”南井没有点破这一点，躬身告退。这是做秘书的首要常识，无论何时何地，上司的失误只能看不能说，旁敲侧击才是上策。

“我车上再跟你说。现在我们去机场。”十夜在夕舞把嘴张开的那一瞬间说出这句话。



“什么？你说什么？”夕舞不是没听清楚，而正是因为听得太清楚了才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们去接一个客人，顺便让她在家里住段时间。”他低声地重复了一遍，顺便打开腿上的手提电脑，他不能让自己的脑袋除了睡觉之外还闲着，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难道我们两人都很有空吗？这是谁的主意？虽然那个沈凝音是爸的客人，但是这个主意我敢打赌，一定是那个女人。天哪，气死我了。难怪那个女人要出国，换了我们不逃的远一点才怪。”夕舞那双已经很怕人的手不停地在空中乱舞。

“这是沈凝音的资料，如果你有空就看一下。”十夜从公式包里拿出那份不是南井提醒恐怕这辈子都记不起来是什么的资料袋。

“我才不要看咧。”夕舞夺过资料袋，边说边打开。一张相片首先从袋中滑了出来。她拿起那张相片，瞪大了眼睛梦游般召唤道：“哥，是天使耶。”

十夜应付地瞟了一眼，当视线接触到那张相片的时候，他的眼神就再也无法从上面移开。

那是一棵茂盛的树，也许不是恰当的季节，那棵树上的叶子已经稀少而泛黄了。树的后面隐约藏着几幢庄园式的别墅，也可能是座城堡。这一切有如面纱一样的风



景,只是陪衬树下的少女。她垂着手,手中还拿着几本厚厚的书,巧妙地压在微扬的裙裾上。她的脸照得有些模糊,只是看见两根松散的麻花辫,她身上御寒的毛衣也有着麻花一样的纹路,最俏皮的是,她鼻梁上倾斜的两片圆圈式的眼镜。但怎么看,都觉得她很单薄、瘦小却有着花草的香味。

“哥,我怎么看都觉得她很顺眼,非常顺眼。我简直不敢对着她的相片大声讲话,那我见到她本人的时候该怎么办?我该怎么讨厌她呢?我是准备讨厌她的,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讨厌她?”夕舞叹息着抱怨。

“她是爸请来做客的朋友,你没有必要讨厌她。”黑川十夜有些言不由衷,他不仅不讨厌,心里反而有种莫名其妙的好感,只不过他不愿意承认罢了。

“那你呢?”夕舞装出一副随便问问的样子,其实她早就猜透这个哥哥的心思了。

“我喜欢这棵树。”他也云淡风轻地回了一句,反正装傻大家都有份。

“哈!哈!哈!这一点也不好笑。”夕舞抗议。接着从他手中强行抢过那张照片,并随之招来不悦的一瞥。

“你啊,只有秀一才能治住你。”十夜看妹妹的样子十



足兄长式的溺爱。

“那个大头鬼，去死才好。哼！”夕舞气鼓鼓地把脸转向窗外。玻璃上正映出她龇牙咧嘴的模样，她索性做了一个更夸张的鬼脸。

“老天不会让他死的，因为他也怕某个人哭鼻子和耍无赖。”十夜浑然不觉夕舞的指甲正无声无息地伸向他的脖子。他眼睛眨也不眨地说，“顺便补充一句，夕舞，我相信那个人绝对不是你。”

这还差不多，终于知道她夕舞女王也不是好招惹的吧。她得意地把手缩了回来。

“因为你不仅会哭鼻子和耍无赖，你还会趁人不备想杀人灭口。”十夜唇角没有一点弧度，一板一眼的腔调也似在念一份报告。



她的眼睛明亮又有神，小嘴还保持着孩子般的菱形，嫩白的双颊染上一层焦急的红晕。

一下飞机，偌大的候机厅简直大得让她发晕。行李很简单，只有一个小箱子外加一个随身携带的提包。



她随时随地都准备离开，也曾不堪忍受大包小包所带来的不便。只要父母一封信或者一个电话，她就准备从这个亲戚或朋友家搬到另一个亲戚或朋友家。永不变更的只有一点：二十年里她总是寄人篱下。

家人对于她来说，只是在她生日才会出现的人。

“哎呀。”她一个失神就自己绊倒了自己。今天晚上脚一定肿的像猪脚了。猪脚？如果再加上面线，那一定是一碗很好吃的面。她忍不住坐在地上微微笑了起来。

“哎！就是她！快……”

沈凝音还愣在地上，就看见一个女土匪一样神气的女生，指着她这边兴奋的好像看见肉票一样地大叫，外加指手划脚。

她好奇地向身后的人群瞄了几眼，看看谁这么倒霉被土匪盯上。

咦？土匪小姐干吗扯她的衣服。

“我没有钱，你不要绑架我。”她第一个反应就是据实以告，免得让大家都浪费时间。

“你……说什么？”夕舞差点咬掉自己的舌头。

被这种剥皮剔骨的眼神瞪着，她不用考虑都知道该闭嘴才对。